

芦苇编

□虞燕



路上，若遇芦苇丛，又采之，随意编着玩着就到家了。

某次，隔壁班一个男生拎着“蚱蜢”进来，通体绿色，有脚有须有尾巴，他将“蚱蜢”放在课桌上，手掌拍桌面，一下又一下，“蚱蜢”随着震动一跳一跳，跟活了一样。大家“呼啦”围过去，抢着拍桌子，“蚱蜢”跳下桌，摔了个仰

面朝天，男生迅速捡起、吹灰，我捏着一张芦苇叶，刚想问是怎么编的，上课铃响了，他一个转身，出了教室门。

为了编蚱蜢，我请教了好几个人，围着芦苇叶剪、折、划、穿、翻，那些天，梦里都有蚱蜢在可劲地蹦跹，可一蹦进芦苇丛就寻不见了。

诗风雅韵

鱼和渔人

□秋雲

题记：波光如练的海边渔人们都在忙碌，坐在野码头断墙上听老水手讲述他年轻时温情而暴躁的船长，我是如此宁静又如此神往，笔头喧嚣不止……



潮汐一千次轰鸣
推着一万个沿街叫卖的音响店
吼出原创的酒令
哪里是莽夫薄酒小醉
分明是孤月
栖宿浓烈的杯底
又不甘心漏液沉寂
一早一晚于是旬然作响
皓苍下火焰四溅
海的口语过了一把瘾
月以爱的名义在疏野的马背上壮游
浪花斐然，即使背书时被高调的落差呛着一头鱼五百年的繁缛、想象和写照
左耳炫耀，右耳掘进
我是如此宁静又如此神往

泛舟骑浪，笔头喧嚣不止
远方的鱼群何时拘忌何时深潜
船长将鱼的嗅觉纯熟于胸口
鳞光吟啸时排浪撞翻鱼纷沓的脚步声
正当壮年的鱼集体在船长手心里翻筋斗
潮音里打捞鱼鳍的一众诗歌一路相随
可惜越来越多的鱼远离岛和人群
窜出近海的汽笛
野生鱼的面容是否被人门忘却
那些川渝湘鄂的船工一开口就那么显眼
伢子蛮可以就在慢条斯理的江风里
在山色湖光令人艳美的家门口
将名下的卷帙打开，而面朝敛放无定的大海，没有人不放空自己
在清江的筏子上涟漪不惊，那是豪放的盛唐
在奔湍的波澜上酸水不止，那是晕眩的乡关
每一个渔夫所以都是一座移动的岸
每一个水手曾经都是渔火的新生儿

早过了春暖花开的季节，老水手快快地说
半夏隐遁的海上烈马不请自来
船长一天里差点将舷梯摸出戳裂的茧子
他一收敛挂在“青铜器”上的微笑
往日的温情荡然无存，叠加茶垢与火燎的牙色，喷溅的全是不连贯的训词
新加盟的两只旱鸭子跌跌撞撞在舱面瞪望
放眼只有一艘豆壳大的渔船航行
在横摇纵倾中扑向避风港
像两个互不关联的单句合体于台风的边缘
在昏黄的页面相看吃线很深的船舷
水声，浪墙，船体陡增的倾斜度
将岸上热衷于歌颂赶海的诗人颠出诗稿
那时候一定有一座卓然的塔灯照着
被鱼浪咬住的渔人和靠泊工的翘盼
“是一条河总得继续流下去”
是一条海总得有人去解缆、颀颳
骇浪迎面而来，曾经草一般拂动的船
将浅滩推远后，把碰浪的黑色闪电
鸟非虚构的问答和状如一条横线的岛
统统挽在怀里。

心香一瓣

读书偶得

海平面

□沙滩

当年在小岛，早迎朝阳，晚观渔火，不觉日长；夜半停电，秉烛嗜读，不觉夜漫。

好长时间，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游离着，遐想着，流放着，不像农民，也不像渔民，像一只自由散漫的鸟，滑翔于天，折射着内心的海平面。又像是一条自由豪放的鱼，出没于海，丈量着青春的海平面。

无意于让记忆如潮汐倒回，重新体会那夹带着淡淡咸味的阵阵海风。人的欲求会跟随物质的丰富而膨胀，也会跟随物质的丰富而本归。关于这一点，人人都会被考到，人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亨利·戴维·梭罗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亲手建筑了木屋，孤独地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他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在那里，他距离任何邻居一英里。梭罗1845年跑进瓦尔登湖，1847年返回康科德城，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在岛上的我，与一百多年前在湖岸上的梭罗，所呈现的孤独是完全不同的，也不可同日而语。然在以后，在离开小岛，所经历，所阅历，所磨

历，心境慢慢趋同，海平面与湖面奇迹般交汇在同一水平面上，照出一道奇怪而闪亮的光线。我只能说，相见恨晚。

相见恨晚的还有那本叫《瓦尔登湖》的书。我读到：“瓦尔登湖的风景是卑微的，虽然很美，却并不是宏伟的……这是一个明亮的深绿色的湖，半英里长，圆周约一英里又四分之三，面积约六十一英亩半；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央的岁月悠久的老湖，除了雨和蒸发之外，还没有别的来龙去脉可寻。”想到曾住的小岛四周茫茫无际的海，占了这蓝星70%的面积，会心一笑。

又读到：“赤脚踏水时，你看到在水面下许多英尺的地方有成群的鲈鱼和银鱼，大约只一英寸长，连前者的横行的花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你会觉得这种鱼也是不愿意沾染红尘，才到这里来生存。”红尘滚滚，总有没有不想沾染红尘尘埃的，洁身自好，干净清白。

即使过了一百多年，即使相见恨晚，书总能觅到读到，可那逝去的一百多年呢？能否一一重现？在时光机还没有出现之前，留

下来的片言只语犹为珍贵，是指点迷津的钥匙，必须小心宝藏，以防遗失。

但凡咀嚼过孤独，喧嚣不过是放大了的噪声，不屑一顾。保持独处，才不会盲从；保持思考，才不会反智；可从众，往往是普通个体日常行为的标准。人性之弱点，外表之上，人畜无害；外表之下，丑陋尽显，一遇合适土壤，总能野蛮生长。

还是怀念以前，枯坐灯前，静静等待，一声船笛引发一场鱼汛的到来。男性的荷尔蒙被骚动不安的大海带了节奏，乱了操守，海浪起伏，海浪滔天，海浪排山；鱼儿聚集，鱼儿散开，鱼儿躲避，渔船一次次冲进去，一次次冲出来，这是一场海与船、人与海、人与鱼、鱼与船的列阵冲锋，生命奔跑，可结果，没有胜利者的欢呼，只有胜利者的孤独。

远去的海岸如同远去的同伴，成为一个海平面上的剪影，清晰而模糊。不曾让一个男人经历风浪，那风浪就是传说中的神话。也许只有神话，才会让一个男人心驰神往，放逐流浪，却没有诗和远方的浪漫描画。

带着老伴逛超市

□沈慧君

不自禁地感叹到：“哇，太漂亮了！”宽明亮的开放式大厅，头顶灯光明亮，脚底光滑如镜；摊位设置井然有序，货架上满满当当，应有尽有；营业员穿戴整齐，笑容灿烂；顾客们三五成群不紧不慢地逛着，选购着，商场内一片温馨和谐。

“好消息，好消息，猪排每斤7.8元啦”“好消息，好消息，土豆降价啦，每斤9毛9啦”“好消息好消息各类啤酒打折啦”喇叭里的呼唤声就像导航器似的，把顾客们一会导到东，一会导到西，那移动的步伐透着新奇与欢快，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老年顾客大都勤俭节约惯了，见到挂黄牌子的优惠商品两眼放光，买！买！买！不一会儿那购物车内就堆成小山了，这快乐可能是乐于网购的年轻人无法享受到的。如今老年顾客有钱又闲，逛超市购实物，既饱眼福又怡性情，实是集购物健身休闲为一体的好办法。购物的过程就是享受的过程，每每瞧着老人们扎堆在限时折扣商品前认真挑选的情景，我的思绪就

开始纵横飞翔，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饥挨饿的日子；飞到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样样凭票的日子；飞到1997年，那时我调来舟山，当时全市没有一家大超市。如今改革开放已45年了，八八战略实施也20年了，舟山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鸟语花香，千帆竞发，人们丰衣足食，精神昂扬，而这些“高大上”的超市正是一幅百姓幸福指数飙升的实景图。

在菜蔬柜台过称划价时，一位大眼睛，薄嘴唇的中年女营业员动作麻利，笑容满面地操着辽宁口音与我老伴唠上了，她俩一唱一和地调侃道，都说自己是被那一帮浙江人“骗”到舟山来的。我便笑问道：“那舟山和你们东北老家到底哪噶哒更好呢？”她亮着大嗓门答道：“那还用问？你瞅瞅咱这‘高大上’的超市呀，不就明白了吗！”周围一片笑声，顿生快乐！我暗想这可真是一对正宗老乡啊，连夸奖词都一模一样呢！

带着老伴逛超市，真快乐！

屋檐下

每周六早餐后，老伴照例是对着镜子梳洗打扮一番然后拄着拐杖笃笃地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楼下大门口站定，等着我陪她一起去逛超市，那一刻他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等着老师带他们春游一样，心情超好，话语滔滔。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去趟超市搞得那样正式那么激动干嘛？他大声喊道：“怎么啦，去那么‘高大上’的超市遛遛遛遛能行吗？”

这话让他说对了，现在的大型超市，可是越来越美观、大气，商品琳琅满目。离我家两站路的那家大型超市，亦是如此。它座落在定海环城东路与解放西路的交叉口，座东面西，外型壮观别致，白色幕墙有镂空花案和透明玻璃墙相拼而成，仿佛是人们蓄意堆放着的积木堆，错落有致，颇有艺术观赏价值。远远望去，像座宫殿。走近一看更是气派不凡。墙外正大门两侧安装有硕大的斜坡型自动电梯，缓缓地滑动着迎送着顾客的入与出，便捷安全。上了楼进了购物大厅，你会情